

音樂劇《ANNIE小安妮》 喜劇天后Su Pollard 演活惡女人

今年五月，風靡全球的音樂劇《ANNIE小安妮》將來到香港，英國舞台劇及影視喜劇天后Su Pollard及倫敦城西舞台劇及電視紅星David McAlister將聯袂主演，分別飾演孤兒院院長Hannigan小姐和富豪Oliver Warbucks。日前，Su Pollard提前訪港熱身，接受了記者專訪。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璋

圖：Lunchbox Theatrical Productions提供（部分）

未見其人，先聞其聲，一陣爽朗笑聲後，打扮花哨的Su Pollard走上樓梯，大大的笑容讓人眼前為之一亮。聊天時，她忍不住手舞足蹈，趣怪表情多多，開玩笑來更是天南地北，讓記者笑痛了肚子，這位英國喜劇天后果然名不虛傳。

Su出生於諾丁漢，六歲時首次登台，在學校表演中扮演一個小天使。正當她十分認真地向主角宣告Angel Gabriel即將降臨時，腳踩的盒子卻突然發生事故，小天使於是扭捏着從盒蓋上掉了下去。全場觀眾笑翻了天，Su卻就此愛上了表演。上世紀70年代，在The Arts Theatre完成實習的Su，獲得機會在電視節目《Opportunity Knocks》中飾演一角，從此星途一帆風順，成為英國家喻戶曉的喜劇演員。

要說Su最著名的角色，當屬電視小品《Hi-de-Hi》中的神經質女傭Peggy小姐，這部1980年代連續八年在黃金時段播出的電視劇極受觀眾歡迎，直至今日仍在世界各地不時重播。除了電視，Su亦熱衷舞台表演，曾經在《Godspell》、《Me and My Girl》、《Shout!》等舞台劇中演出，熱愛唱歌的她更曾發行唱片《Su Pollard-The Collection》，榮登英國流行榜第二位。

Miss Hannigan 惡得有苦處

5月來港，Su將在音樂劇《ANNIE小安妮》中扮演兇惡刻薄的孤兒院院長Hannigan小姐，這個早已過了青春年華的落魄女人，脾氣古怪又酒量奇大，對院中的孤兒十分刻薄，更把主角小安妮當作眼中釘。Su卻覺得這個「惡婆娘」角色十分吸引：「演出前，我問製作人，

因為Hannigan小姐喜歡喝酒，我不是該去做些『調查』呢？比如說，去酒吧裡練習一下？他當然說不。」她俏皮地眨了眨眼，「Hannigan小姐的脾氣十分暴躁，但我不覺得她是一個壞人。她的一生其實很痛苦，好像從來沒有男友，也沒有結婚，但每天都要被小孩包圍，那肯定讓人十分抓狂，所以她才開始酗酒。我嘗試給她多一些同情。在劇中，她沉迷於聽廣播劇，如果劇中說女人三十五歲之後仍有羅曼史的可能，她就會說：天啊，要是這樣就好了！你知道，她就是這麼一個人。她無數次地發脾氣，失去耐心，是因為那些小孩，他們有時利用她，拿她的好處，有時小孩子還挺挺酷的，當然同時，他們也是一樣渴望愛。」Hannigan小姐面對孤兒們時「惡」得令人牙癢癢，面對心儀的男人時卻又難掩骨子裡的寂寞難耐，常常荒唐出醜，陷入窘境地，這麼一個角色無疑正好讓Su大展其喜劇功力。

只是扮演這麼一位孤獨「剩女」，Su沒有辦法在舞台上展示自己誇張花哨的着裝風格，Hannigan小姐的衣服口味十分粗鄙，與光鮮亮麗扯不上一點關係。Su卻覺得這正合自己的心意：「她不需要打扮得很漂亮，因為她總是很低落，很疲憊，醉醺醺的。另一個扮演富翁Oliver Warbucks秘書的演員總是打扮得十分迷

人，髮型精緻得很，可是她每次都要花三個小時來做頭髮，我呢，五分鐘就可以準備好，哈哈，太合適我了。」

《ANNIE小安妮》

日期：2012年5月31日起 地點：香港藝藝學院歌劇院

具體場次時間請參考<http://www.lunchbox-productions.com/shows.html>，或快達票網站<http://www.hkticketing.com/>

■英國喜劇天后Su Pollard。 尉璋攝

人，髮型精緻得很，可是她每次都要花三個小時來做頭髮，我呢，五分鐘就可以準備好，哈哈，太合適我了。」

搞定小孩與小狗

音樂劇《ANNIE小安妮》1977年4月上紐約百老匯的舞台，以1924年在New York News首度發表的著名連環漫畫《小孤女安妮》為創作藍本，講述了20世紀30年代美國大蕭條時期，樂觀堅強的小孤女安妮如何成為億萬富翁Oliver Warbucks養女的故事。劇中的多首歌曲都膾炙人口，人物性格刻畫得十分出彩，對白幽默感人，是十分適合全家大小一起觀賞的音樂劇。至1983年，《ANNIE小安妮》共在百老匯演出了2,377場，並斬獲七個東尼獎。1982年時，該劇還被改編成電影音樂劇，小安妮可愛的小鬚髮亦成為經典之一。

「整個故事很動人，講小安妮來到Warbucks先生家，講她如何令他開始真正的生活，而不只是做一個百萬富翁。故事的背景是大蕭條時期，社會氣氛很低

沉，許多人失去工作……與現實相對照，仍然可以帶給人們很多鼓勵，告訴大家，如果你覺得人生不順，別放棄，希望永遠在明天。在這裡面，你可以看到很多的温情。」Su說。

對於Su來說，舞台演出最大的挑戰是如何保持自己的狀態，在每一天的演出中都維持水準。但參演《ANNIE小安妮》還有一個大挑戰，就是要和小孩和狗，這兩種最容易出意外的對手配戲。「因為他們時常失控，你要保證自己有很多個應變計劃。」Su更打趣地說，在英國演出時，每次小狗一出場，哪怕只是簡單地走過舞台，觀眾都會熱烈拍掌，實在讓演員們眼紅。「我們拚了命地演出，他們卻向小狗鼓掌。」她故作憤憤不平狀，「還有那個飾演最小的孤兒的演員，那模樣可愛極了，觀眾一看也是



■Hannigan小姐、富豪Oliver Warbucks與小安妮。

拚命鼓掌，我真想殺了她，哈哈。」在英國演出時，找來的小狗演員是一個已有十年經驗的舞台「老手」，「每次下場後，牠總是在台後靜坐打盹，但每當上台的音樂一響起，牠就迅速醒來，精神抖擻地出去。天啊，簡直比專業的劇團演員還專業！」只可惜，這次香港的演出中見不到這隻「神奇小狗」。香港的版本中，所有的孤兒演員和小狗演員都會在香港本地遴選。「這是我第一次和中國孤兒們合作，希望我們不要太漂亮，Hannigan小姐可不喜歡太漂亮的孤兒。」Su又忍不住開起玩笑。

看穿世情的《女人心》

在今年的香港藝術節，看了一齣教我大喜過望的莫扎特歌劇——《女人心》。這部歌劇向來在評論界頗有爭議，但正因如此，令此次製作顯得更加難得。寫評論本應冷靜客觀，但是受到莫扎特的偉大音樂醍醐灌頂的人也有資格表現他內心的歡欣與雀躍吧？

Così Fan Tutte，原文為「都是這樣的」，莫扎特與腳本詞作者達龐特（Da Ponte）選擇了這樣的劇名，實在是可圈可點的！傳統上此劇古今中外都把它名理解為《（女人）皆如此》，但在劇中的男人何嘗不是更「如此」？所以傳統的譯名似乎戲謔了女性，而其兩位作者的用心之處，則在巴伐利亞國立歌劇院的炮製中得顯其精妙及悲憫。

莫扎特與達龐特先是於1786年首度合作了《費加羅的婚禮》，該作為莫扎特有生以來最大的一次歌劇盛典式爆發，然後在布拉格掀起的莫扎特熱潮中，他們二人受委約又寫了《唐璜凡尼》這樣一部陰暗加明媚的古怪巨作——連當時的約瑟夫二世都大嘆此作不受其維也納市民的口味歡迎。這部《Così Fan Tutte》則是達龐特應莫扎特本人的請求所作的腳本，而通過對莫扎特多年合作的熟悉及理解，達龐特先生寫出了莫扎特的一種心聲！

簡單的劇情是一對姊妹花受到兩位未婚夫的考驗，結果是各自在短短的一天內，就愛上了喬裝打扮的對方的心上人。這樣荒誕詼諧的劇情，連貝多芬看了都大惑不解，那些循規蹈矩的皇城子民們當然更不是味兒了。但在莫扎特的音樂中，這一天不僅豐富熱烈，而且隨時可以跨越幾個

世紀，乃至永恒。第一幕中，他給姐姐Fiordiligi譜寫了一首大詠嘆調《我心如磐石》，宣揚她的忠貞不移之心；而那首隱晦幽明的三重唱《風輕輕地吹》，已經象徵性地展示了人類感情變幻莫測的可愛慮性。經過一而再，再而三的執拗子弟的深情有趣、要生要死且充滿異國風情的追求後，再加女僕及老友的慫恿，兩姊妹便「活在當下」地，一一失守了。

此製作的導演在暗示了兩姊妹相繼失貞後，其中一位男主角（Guglielmo）從台上走下觀眾席，用哀嘆的聲音大唱其悲傷短歌《可你們對眾人皆如此》。表面上是譴責未婚妻們，但他自己卻是在Ferrando前與別人的未婚妻亂搞了一通的，那時候他還沾沾自喜呢！

劇情的轉折由喜劇一下拐入幾乎歇斯底里的傷心鬧劇，歷代的指揮、導演及觀眾都有點猝不及防，嘻笑忽然凝固，Guglielmo繼續唱道：「我已經維護你們一千次，但你們對眾人皆如此，你們的情人絕對有理由不滿意。我實在無法再維護你們……」

如果了解莫扎特一點生平的，都應該知道他的初戀情人叫Aloysia Weber，他幾乎是迷戀着這位年僅15歲的女歌手，但因為她嫁了另一位有固定職業的藝術家，給莫扎特留下了極大的傷痛。幾年後，莫扎特終於娶了Constanze Weber——Aloysia不很漂亮的妹妹，並且先後生了六個孩子（只有兩個沒有夭折）。



■巴伐利亞國立歌劇院《女人心》 Wilfried Hosl 攝

莫扎特終其短暫的一生是無限寵愛及忠於這位Aloysia的妹妹的。他給此劇譜寫了一段歌劇史上最真切而又深刻的音樂，而巴伐利亞國立歌劇院的此次製作，揭示出這關鍵的環節。馬永的另一點是：如果你在試探愛情時還沾沾自喜，那麼很快就輪到你痛不欲生了。

指揮和樂隊與歌手們的演唱非常合拍，幾乎是嚴絲合縫的一致，使音樂的表面達到完美統一。可惜的是，歌唱家們的歌唱技巧雖然準確而達致收放自如，但在音色上，全部未能呈現莫扎特時代對歌聲華美柔潤的發聲風格要求，Così Fan Tutte！這也可以看出，在三個世紀後，當人類還在為科技時代和物質泛濫而沾沾自喜時，我們的精神享受，實際上已經變質無味了。這一點，我不能責怪歌唱家們，而只有一絲又一絲的遺憾而已。

莫扎特終於展示了最成熟的一面：愛情儘管有缺憾，仍要真情擁抱她。世事皆如此。Così—Fan Tutte！看完Bayerische Staatsoper的此次演出，我不僅要感謝他們的慧眼明澈，更加對善良且達觀的「新」莫扎特敬佩得無言以加，只能五體投地了。

文：蕭威廉

小博物館探趣：維京人在東方

法國北岸諾曼第的歷史與海緣，由早年海盜侵擾到二戰盟軍登陸，至今與英國親近，不斷受外來力量的影響。其中維京人更是自中世紀便被神話化的力量，進而被吸收到西歐諸國。但其實他們的文化遠比通俗所認識的豐富，在歐洲歷史中的角色也不只是作為「海外來客」。諾曼第歷史博物館展出的俄羅斯維京人文物展，帶出他們南下的另一線路，副題為：另一個諾曼第？其實也是對諾曼地人說：你們本可像我們這樣呢？

以展覽觀之，材料多但故事反覆煩瑣，不過因為這段歷史引人入勝，加上場地絕配——展館建於城內土坡下，入口窄而內漸寬敞，外與城牆以天幕相接透氣透光，內部以裸木裝修（Ikea！），更保留了一條秘密隧道——維京風味就全出來了。

在歐洲文化中，維京人代表一種野蠻而浪漫的力量。在羅馬帝國時期，所有不說拉丁語的民族都被視作野蠻人（barbarians），而維京海盜帶着冰河時期的遙遠記憶，從冰冷怒海南來突襲，快閃搶掠破壞，客觀地令正典文明耳目一新。其實貶低維京人的文化是謬誤，他們優秀的造船和航海技術即是明證，不過其繁雜常被其變動不居沖淡。最特別的是，在海盜中他們是少有能夠登堂入室的，在公元911年羅諾（Rollo）受洗後獲賜封藩國，成為今天諾曼第，而他是後來西歐大部分皇族的祖先之說更言之鑿鑿，其中後裔征服者威廉在1066年攻佔英格蘭，為當今皇室的祖先。維京人就這樣被收編到西歐歷史中，但其野人身世的形象仍揮之不去。

相比之下，維京人東進的故事似乎按本子得多。據展覽介紹，公元九世紀末，維京人的一支揮軍深入東歐內陸，從波羅的海入芬蘭海峽，經Dniepr盆地，當今白俄羅

斯、烏克蘭等國逆流而上，在河川間就抬艇，最後進入黑海由海路到達伊斯坦堡，在基輔落腳，冒犯途徑和其他少數民族相似。他們也沒有打完就跑，而是佔貿易樞紐而從商，並在水道沿途建立聚落，支援補給。他們並順勢加入當時歐洲政治的圈子，融入拜占庭的宗教和藝術文化，洗脫蠻族的形象；後與斯拉夫民族融合，成為今天俄羅斯人的祖先。

對比東西維京人的兩段歷史，前者是征服者、統治者，後者則始終是藩屬，雖然武功佔優，文化上還是慢慢被吸納，與法蘭克民族結成「諾曼人」，發展出新文化，這些見於旁邊的永久性展館。諾曼人主要務農，很快就建立鄉土之情，俄羅斯維京人則因為從事商賈，長期保持了各方文化交流，展品中所見的金銀器物，象徵社會高度發展，但再輝煌也仍是沒有腳的雀仔，那些維京船翻轉即可當作進項之瓦，也隨時可以起錨，所有家當都可隨時搬走。

展覽設於卡昂（Caen）地標，即是另一支維京人的後裔征服者威廉所建的卡昂城堡中，似要向遠房親戚展示自己日子也過得不錯，而且「我比你念舊」；對於正值建邑一千一百周年的諾曼第，則豐富了自己祖先的身份。具體而言，則是一齊認祖歸宗，反正維京人早已融入整個亞爾卑斯以北的歐洲，無分彼此。飄泊感是維京文化始終引人入勝的原因。洋人不介意父親是浪子或野蠻人，自己是偶然播下的種子，因為那有接近天地之始的滄桑氣魄；來看展覽的小學生，何時才會明白自己看到的不是異國風情，而是自己命運的另一版本？

文圖：洪馨

